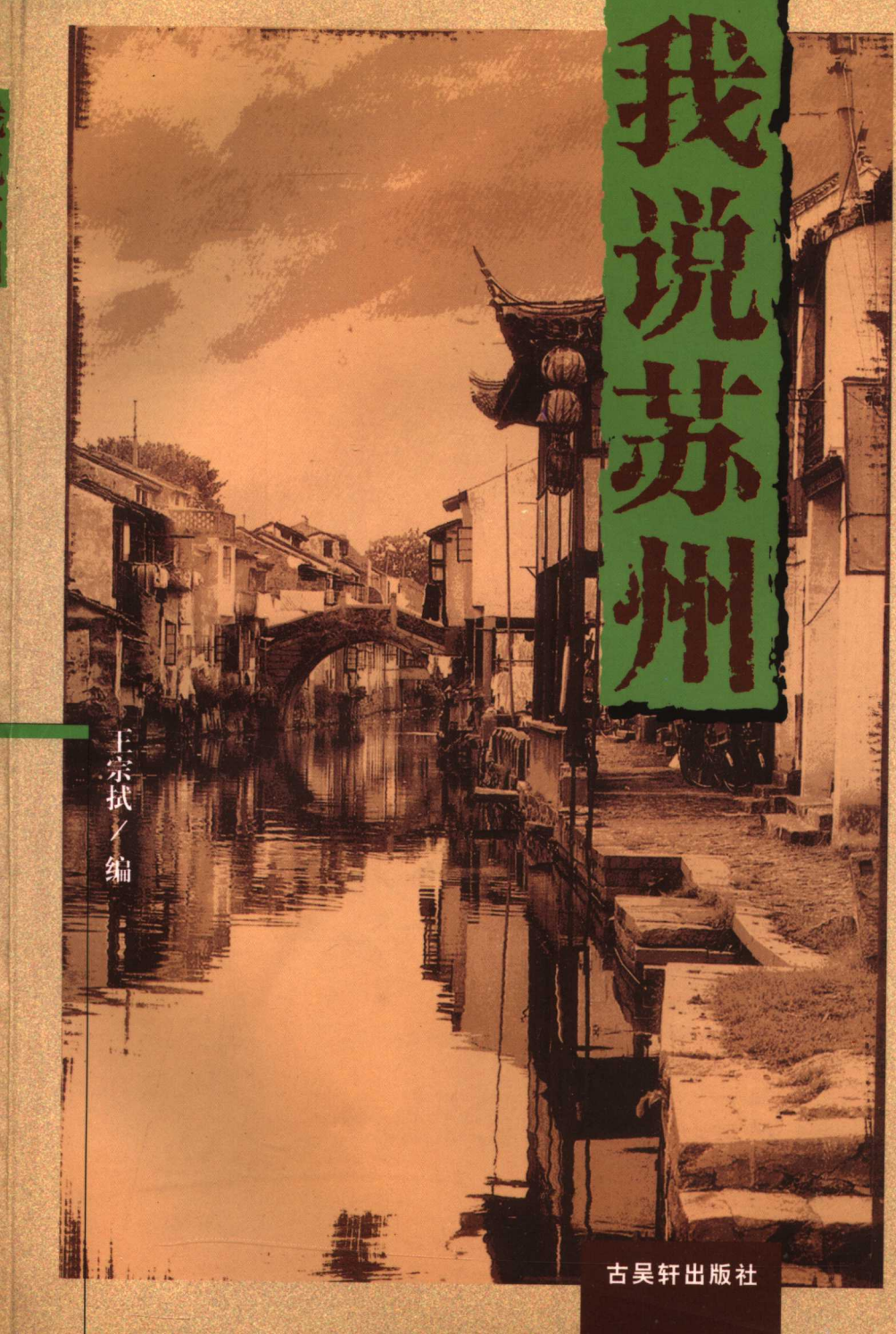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说苏州

王宗拭 / 编

古吴轩出版社

我说苏州

葉龍岡

俞平伯

鄧雲鄉

袁牧之

鄭振鐸

謝冰瑩

我说苏州

王宗拭
编

古吴轩出版社

我 说 苏 州

王宗拭 编

古吴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苏州越桥巷9号 邮编: 215002)

吴县市教育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8.5 字数: 200 千

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7-80574-288-X/G·57

印数: 1-10,000 册

定价: 16.80 元

陳從周

何滿子

後穆

序

杜 宣

去年春天,我的朋友王西野兄的少子、宗拭世兄送来编辑的一部名家写苏州的散文集,用的书名是《我说苏州》,要我为这本书写序言。当时只给我全书目录,稿子没有给我留下。由于去年我一直在各地旅行,春天去日本,夏天去青岛,秋天去桂林,冬天又去了北京。今年一月杪,老妻叶露茜同志遽尔长逝,使我生活顿时失去平衡,感到人生如梦,生死茫茫。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处于一种既无可奈何又百无聊赖的境况。今春四月,应约,复东渡,本拟可以藉三春的樱花,来排遣胸中的抑郁,但事与愿违,反添了不少惆怅。归后,决心投入创作,约经两个月的潜心进入创作领域,心情平静得多了。因想起去岁宗拭世兄曾约写《我说苏州》散文集序言一事,乃去信请其送来全稿。正值三伏高温,花了三天时间将全稿读完,深深感到这是这些年来未曾读到过的好书,天气虽然热

到卅五六度,但我一卷在手,如坐春风,几乎忘了酷暑之难耐,不由回想起古人有读《汉书》可以下酒的故事。

本书内容为文人笔下的苏州,全书共五十篇。执笔的大多为我国新文学巨匠和著名的进步作家,如郑振铎、叶圣陶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朱自清、王统照、丁玲、阿英等,另一部分则为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家,如周瘦鹃、程小青等,以及近年来的一部分作家,兼容并蓄,可以看出编者的态度,只要文章写得好,不论是谁写的,一律收进了本集之中。

本书的内容也是很广泛的,既有苏州的自然风景、庭园艺术,也有苏州的历史、掌故和人物、特产,可以说,凡是和苏州有关的,几乎都包罗了进去。

苏州对我来说,是比较熟悉的。我第一次去苏州,那是一九三三年春天,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所组织的三三剧社和光光剧社的联合赴苏公演。在苏州公园内的剧场,演了三个晚上,观众寥寥无几,只得向朋友借了笔钱,悄悄地买了车票回上海。但苏州的水巷、拱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还有像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,从前读这诗句时,只是一掠而过,但有一天恰是雨后的清晨,我在小巷中漫步,一个挽着小竹篮的姑娘,用甜糯的声音,叫卖白兰花,从我面前缓缓地走来,刹那间这两句诗却从我的脑子中闪现了出来,产生了一幅“江南春晓”的美丽景象。

第二次来苏州,却是一九三六年夏天,我一个人上了虎丘,在塔下的大厅中泡了一碗茶坐着。当时强寇压境,华北形势十分险恶,祖国前途,危如一线,思想十分苦闷。忽然看到大厅有一副抱柱联:

相对酒开颜,四面云山谁作主;

感时花溅泪,万方多难此登临。

由于这副集句对联,正反映出了我当时的思想感情,所以给我留下了极其深的记忆。解放后,我重游虎丘,又走进大厅时,却是

空荡荡地，一副对联也未见留下，不免引起了今昔之感。

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，我曾多次来苏州，每次均住在南林饭店，有时一住两三个月。我的话剧本《上海战歌》的完成稿和《动荡的年代》的构思都是这时候在苏州南林饭店写的。

由于去的次数多，时间长，所以苏州所有名胜，几乎都去过，甚至多次去过。应该说，我对苏州是比较熟悉了。但当我读这些散文时，每篇都给了我新的美感经验。同样的事物，由于作者的观察力不同，写出的文章，必定是各呈异彩。

我的年龄，虽然已近八十岁了，但对本书的大部分作者来说，我只是后辈。由后辈来为前辈的作品写序，是不妥当的，因此我这篇短文，只能算是一点读后感了。

目 录

1 序	杜 宣
1 苏州的回忆	周作人
6 苏州烟雨记	郁达夫
16 癸酉年南归日记	俞平伯
19 赴浙苏日记	俞平伯
28 苏常三日记	阿 英
32 吴依软语说苏州	曹聚仁
37 阊门纪游	谢国桢
40 重游苏州	钟敬文
48 诗 巷	袁 殊
52 姑苏半月	张中行
59 梦中的天地	陆文夫

目 录

66	苏州观前大街的黄昏	浮 萍
71	黄昏的观前街	郑振铎
76	石 湖	郑振铎
79	角直之行的回忆	郭沫若
82	角直罗汉观光记	赵君豪
88	赖债庙	程小青
92	姑苏台畔秋光好	周瘦鹃
99	观光玄妙观	周瘦鹃
104	古 刹	王统照
107	记游洞庭西山	叶圣陶
111	秋游洞庭东西山	王西野
117	邓尉一日记	谭正璧
120	游邓尉	黄 裳
127	纽约的苏州亭园	丁 玲
129	记苏州的园林	纪 庸
138	姑苏两日游	于 敏
145	木渎灵岩之游	何满子
148	苏州沧浪亭	陈从周
150	苏州环秀山庄	陈从周
154	两次哭先生	郭沫若
158	我所见的叶圣陶	朱自清
162	记吴瞿安先生	郑振铎

目 录

167	岁寒四友	徐铸成
169	苏州拾梦记	柯 灵
175	回忆我的姑母	杨 绛
191	半小时访章记	周黎庵
196	园林城中的一个庭院	何 为
206	《曲园课孙草》	邓云乡
210	在新年里	包天笑
214	儿童时代的娱乐	包天笑
218	藕与莼菜	叶圣陶
221	三种船	叶圣陶
230	刺绣与缂丝	叶圣陶
234	苏州省立中学	钱 穆
241	苏州文学山房记	沈延国
248	苏州的旧书	黄 裳
252	《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》序	胡 适
254	《浮生六记》英译自序	林语堂
258	重刊《浮生六记》序	俞平伯
260	编后记	王宗拭

苏州的回忆

周作人

说是回忆，仿佛是与苏州有很深的关系，至少也总住过十年以上的样子，可是事实上却并不然。民国七八年间坐火车走过苏州，共有四次，都不曾下车，所看见的只是车站内的情形而已。去年四月因事往南京，始得顺便至苏州一游，也只有两天的停留，没有走到多少地方，所以见闻很是有限。当时江苏日报社有郭梦鸥先生以外几位陪着我们走，在那两天的报上随时都有很好的报道，后来郭先生又有一篇文章，登在第三期的《风雨谈》上，此外实在觉得更没有什么可以纪录的了。但是，从北京遥遥地往苏州走一趟，现在也不是容易事，其时又承本地各位先生恳切招待，别转头来走开之后，再不打一声招呼，似乎也有点对不起。现在事已隔年，印象与感想都渐就着落，虽然比较地简单化了，却也可以稍得要领，记一点出来，聊以表示对于苏州的恭敬之意，至于旅人的话，谬误难免，这是要请大家见恕的了。

我旅行过的地方很少，有些只根据书上的图像，总之我看见各地方的市街与房屋，常引起一个联想，觉得东方的世界是整个的。

譬如中国，日本，朝鲜，琉球，各地方的家屋，单就照片上看也罢，便会确凿地感到这里是整个的东亚。我们再看乌鲁木齐，宁古塔，昆明各地方，又同样的感觉这里的中国也是整个的。可是在这整个之中别有其微妙的变化与推移，看起来亦是很有趣味的事。以前我从北京回绍兴去，浦口下车渡过长江，就的确觉得已经到了南边，及车抵苏州站，看见月台上车厢里的人物声色，便又仿佛已入故乡境内，虽然实在还有五六百里的距离。现在通称江浙，有如古时所谓吴越或吴会，本来就是一家，杜荀鹤有几首诗说得很好，其一送人游吴云：

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，水港小桥多。夜市卖菱藕，春船载绮罗。遥知未眠月，乡思在渔歌。”

又一首送友游吴越云：

“去越从吴过，吴疆与越连。有园多种橘，无水不生莲。夜市桥边火，春风寺外船。此中偏重客，君去必经年。”

诗固然做的好，所写事情也确实，能写出两地相同的情景。我到苏州第一感觉的也是这一点。其实即是证实我原有的漠然的印象罢了。我们下车后，就被招待游灵岩去，先到木渎在石家饭店吃过中饭。从车站到灵岩，第二天又出城到虎丘，这都是路上风景好，比目的地还有意思，正与游兰亭的人是同一经验。我特别感觉有趣味的，乃是在木渎下了汽车，走过两条街往石家饭店去时，看见那里的小河，小船，石桥，两岸枕河的人家，觉得和绍兴一样，这是江南的寻常景色，在我江东的人看了也同样的亲近，恍如身在故乡了。又在小街上见到一爿糕店，这在家乡极是平常，但北方绝无这些糕类，好些年前曾在《卖糖》这一篇小文中附带说及，很表现出一种乡愁来，现在却忽然遇见，怎能不感到喜悦呢。只可惜匆匆走过，未及细看这柜台上蒸笼里所放着的是什么糕点，自然更不能够

买了来尝了。不过就只是这样看一眼走过了，也已很是愉快，后来不久在城里几处地方，虽然不是这店里所做，好的糕饼也吃到好些，可以算是满意了。

第二天往马医科巷，据说这地名本来是蚂蚁窠巷，后来转讹，并不真是有个马医牛医住在那里，去拜访俞曲园先生的春在堂。南方式的厅堂结构原与北方不同，我在曲园前面的堂屋里徘徊良久之后，再往南去看俞先生著书的两间小屋，那时所见这些过廊，侧门，天井种种，都恍惚是曾经见过似的，又流连了一会儿。我对同行的友人说，平伯有这样好的老屋在此，何必留滞北方，我回去应当劝他南归才对。说的虽是半玩半笑的话，我的意思却是完全诚实的，只是没有为平伯打算罢了。那所大房子就是不加修理，只说点灯，装电灯固然了不得，石油没有，植物油又太贵，都无办法，故即欲为点一盏读书灯计，亦自只好仍旧蛰居于北京之古槐书屋矣。我又去拜谒章太炎先生墓，这是在锦帆路章宅的后园里，情形如郭先生文中所记，兹不重述。章宅现由省政府宣传处明处长借住，我们进去稍坐，是一座洋式的楼房，后边讲学的地方云为外国人所占用，尚未能收回，因此我们也不能进去一看，殊属遗憾。俞章两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，却都别有一种特色，俞先生以经师而留心轻文学，为新文学运动之先河，章先生以儒家而兼治佛学，倡导革命，又承先启后，对于中国之学术与政治的改革至有影响，但是在晚年却不约而同的定住苏州，这可以说是非偶然的偶然，我觉得这里很有意义，也很有意思。俞章两先生是浙西人，对于吴地很有情分，也可以算是一小部分的理由，但其重要的原因还当别有所在。由我看去，南京、上海、杭州，均各有其价值与历史，惟若欲求多有文化的空气与环境者，大约无过苏州了吧。两先生的意思或者看重这一点，也未可定。现在南京有中央大学，杭州也有浙江大学了，我以为在苏州应当有一个江苏大学，顺应其环境与空气，特别向人文科学方面发展，完成两先生之弘业大愿，为东南

文化确立其根基，此亦正是丧乱中之一切要事也。

在苏州的两个早晨过得很好，都有好东西吃，虽然这说的似乎有点俗，但是事实如此，而且谈起苏州，假如不讲到这一点，我想终不免是一个罅漏。若问好东西是什么，其实我是乡下粗人，只知道是糕饼点心，到口便吞，并不曾细问种种名号。我只记得乱吃得很多，当初《江苏日报》或是郭先生的大文里仿佛有着纪录。我常这样想，一国的历史与文传得久远了，在生活上总会留下一点痕迹，或是华丽，或是清淡，却无不是精练的，这并不想要夸耀什么，却是自然应有的表现。我初来北京的时候，因为没有什么好点心，曾经发过牢骚，并非真是这样贪吃，实在也只为觉得他太寒伧，枉做了五百年首都，连一些细点心都做不出，未免丢人罢了。我们第一天早晨在吴苑，次日在新亚，所吃的点心都很好，是我在北京所不曾见过的，后来又托朋友在采芝斋买些干点心，预备带回去给小孩辈吃，物事不必珍贵，但也很是精炼的，这足够使我满意而且佩服，即此亦可见苏州生活文化之一斑了。这里我特别觉得有趣味的，乃是吴苑茶社所见的情形。茶食精洁，布置简易，没有洋派气味，固已很好，而吃茶的人那么多，有的像是祖母老太太，带领家人妇子，围着方桌，悠悠的享用，看了很有意思。性急的人要说，在战时这种态度行么？我想，此刻现在，这里的人这么做是并没有什么错的。大抵中国人多受孟子思想的影响，他的态度不会得一时急变。若是因战时而面粉白糖渐渐不见了，被迫得没有点心吃，出于被动的事那是可能的。总之在苏州，至少是那时候，见了物资充裕，生活安适，由我们看惯了北方困穷的情形的人看去，实在是值得称赞与羡慕。我在苏州感觉得不很适意的也有一件事，这便是住处。据说苏州旅馆绝不容易找，我们承公家的斡旋得能在乐乡饭店住下，已经大可感谢了，可是老实说，实在不大高明。设备如何都没有关系，就只苦于太热闹，那时我听见打牌声，幸而并不在贴夹壁，更幸而没有拉胡琴唱曲的，否则次日往虎丘去时马车也将

坐不稳了。就是像沧浪亭的旧房子也好,打扫几间,让不爱热闹的人可以借住,一面也省得去占忙的房间,妨碍人家的娱乐,倒正是一举两得的事吧。

在苏州只住了两天,离开苏州已将一年了,但是有些事情还清楚的记得,现在写出来几项以为纪念,希望将来还有机缘再去,或者长住些时光,对于吴语文学的发源地更加以观察与认识也。

民国甲申三月八日

选自《苦口甘口》,上海太平书局 1944 年 11 月初版

苏州烟雨记

郁达夫

—

悠悠的碧落，一天一天的高远起来。清凉的早晚，觉得天寒袖薄，要缝件夹衣，更换单衫。楼头思妇，见了鹅黄的柳色，牵情望远，在绸衾的梦里，每欲奔赴玉门关外去。当这时候，我们若走出户外天空下去，老觉得好像有一件什么重大的物事，被我们忘了似的。可不是么？三伏的暑热，被我们忘掉了哟！

在都市的沉浊的空气中栖息的裸虫！在利欲的争场上吸血的战士！年年岁岁，不知四季的变迁，同鼯鼠似的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！你们想发见你们的灵性不想？你们有没有向上更新的念头？你们若欲上空旷的地方，去呼一口自由的空气，一则可以醒醒你们醉生梦死的头脑，二则可以看看那些就快凋谢的青枝绿叶，预藏一个来春再见之机，那么请你们跟了我来，Und ich, ich Schnuere Den Sack and wandere,我要去寻访伍子胥吹箫乞食之乡，展拜秦始皇求剑凿穿之墓，并想看看那有名姑苏台苑哩！